

# 徐英與陳家慶夫婦的愛情與離別

## ——以《天風閣詩》與《碧湘閣詞》為例

金鮮、金永哲\*

### 一. 前言

最近中國學者對民國舊體詩的研究不少，<sup>1</sup> 對照之下，韓日學界對中國近現代舊體詩詞研究反而極少。<sup>2</sup> 筆者則從二零零七年開始專注研究中韓近現代女性詩詞，<sup>3</sup> 此篇

\* 金鮮（主要作者），現為韓國高麗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研究院研究教授；金永哲（通訊作者），現為韓國漢陽大學中國學科副教授。

\*\*本文經學者黃偉豪教授惠賜高見、修改，謹致謝意。

1. 諸如劉夢芙《近現代詩詞論叢》（北京：學苑出版社，1987年）、《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6年）、《近百年名家舊體詩詞及其流變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遇春《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王豔萍《新文學作家的舊體詩詞書寫與文化心理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2012年）、南江濤《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曹辛華、鍾振振《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等。其中頗值得注意的，例如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闡明民國時期的舊體詩既有傳承，亦又創新，一方面不像白話新詩背判傳統，反而煉意煉字，意境含蓄，格調高雅；一方面又順應時代環境的變化，在創作隊伍、詩的精神面貌、語言語彙諸方面均在發生變化，不變中又有變；曹新華在〈晚清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的類型、特點及其價值〉中，梳理晚清民國詩詞結社文獻的類型特徵與詩詞社壇的形成、運作方式、活動以及傳播影響等問題緊密相關，歸納出有雜、廣、散、殘四大特點（《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王豔萍《新文學作家的舊體詩詞書寫與文化心理研究》對新文學作家的舊體詩詞書寫與複雜文化心理作整體論述，並探討新文學作家舊體詩詞書寫與對舊體詩詞複雜心理的成因（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年）；衛敬星《〈民國詩話叢編〉中的詩學思想研究》指出，《民國詩話叢編》以較為成熟的傳統詩學標準，對中國歷代古典詩、民國時期舊體詩作、民國時期新詩以及西洋詩進行分析品評，認為該編是民國詩學別具特色的組成部分。同時由於對古今中外兼收並蓄，其詩學思想亦可以作為中國現代詩新、舊兩體發展的共同借鑒（廣西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5年）；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探討對象包括出訪南洋的文人諸如潘飛聲、許南英、丘逢甲，出使海外的晚清政客何藻翔、王芝、斌春，以至流亡革命者如康有為、郁達夫（陝西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論文，2012年）。
2. 日本方面，如楠本憲吉〈日本近代詩の成立——旧体詩の革新〉介紹日本近體詩的成立與發展軌迹（《三田文学》，1966年第2期）；白石凡〈毛主席の革命詩詞〉（《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970年第1期）與李仕健〈毛澤東詩詞英譯中的典故處理〉（《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涉毛澤東詩詞的研究；高文軍〈名古屋時期的郁達夫——從他的舊體詩說起（上）〉通過探索名古屋時期舊體詩內容，尋求那一時期郁達夫的感情、思想的變化發展的軌迹，並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闡述（《桜花學園大學人文學部研究紀要》，2010年12號）；上條紀昭〈中国現代名家詩詞選粹〉、〈中国現代舊體詩詞賞析〉選錄中国現代名家詩詞，加以賞析（見《大東文化大学紀要》1990年第28號、1992年第30號及《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970年第1

之撰，亦一依既往的研究。

胡迎建在〈論民國舊體詩的發展軌迹與特徵〉中說：

學者教授成爲舊體詩隊伍的主體……有的人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既研究中國傳統詩學，又能作詩，二三十年代的國故整理熱，我使他們以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古典詩，從中汲取技法。他們的詩有傳統的醇雅書卷氣，富蘊現代生活氣息。<sup>4</sup>

- 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研究近代女性革命家秋瑾詩的論文較多，內田弘研究秋瑾詩的論文有三篇，如〈啄木歌に潜む秋瑾詩〉(《情況》，2010年第3期)、〈石川啄木『啄木歌集』——啄木歌の秋瑾が潜む〉(特集この一冊)(《季報唯物論研究》，2009年第110號)及〈啄木の秋風、秋瑾の秋風——石川啄木の回心と明治日本論〉(《專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報》第540號2008年)。日本學者吉川榮一對秋瑾全詩加以注釋，且用日語翻譯，如〈秋瑾詩詞全釈〉(一)至(三)(《熊本大学文学会文学部論叢》，2005年第87號、2006年第90號及2007年第94號)，此三篇下了不少工夫，極有價值。此外，還有學者研究中國現代詞學者唐圭璋與葉嘉瑩的詞學，如水原渭江〈中国韻文学会会長中華詩詞学会名誉会長唐圭璋教授と詞学研究〉(《大谷女子大学紀要》1993年第28號)、王衆一〈20世紀を生き抜いた波乱の人生古典詩詞から悟った「弱徳の美」：中国古典詩詞学者葉嘉瑩氏に聞く〉(《人民中国》2016年第758號)等。
- 韓國方面，研究毛澤東詩詞的，如 Kim Euntak〈對毛澤東詩詞的研究〉一文曾經探討毛澤東的生平與自我觀念，以及思想與文學觀。此文與向飛《毛澤東詩詞書法賞析》以及蔡清富、黃輝映《毛澤東詩詞大觀》比較，在作品年代、體裁形式、作品數量與版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別。該文最大特色在於將毛澤東四十一首詩詞翻譯成韓語，附以註釋、創作背景以及作品分析，非常具參考價值；梁熙元〈關於毛澤東詩詞浪漫主義傾向的研究〉則選取十七首詩詞分析，通過自然美學與社會美學、現實與理想的對比，闡述了毛澤東所追求的革命理想與英雄意識，由此推斷出毛澤東詩詞的浪漫主義傾向產生於深思熟慮的政治功利動機，當然該文只選取十七首分析，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金根會〈毛澤東的詩詞研究〉研究毛澤東生平，統計相關詩詞，並按其意志與抱負、革命與戰爭、愛情與友情、對先賢的稱頌、對自然的感想等主題，來分析毛澤東詩詞的內容特色，但該文在形式技巧與藝術風格方面，討論較少。
3. 筆者相關著作如下：〈秋瑾的詩詞所反映的夫婦關係〉(《中國語文學誌》第25輯)以 MBTI 的角度剖析秋瑾在性格與愛好方面與丈夫王廷鈞之相異；〈呂碧城的歐美旅行體驗與海外詞〉(《中國學報》第56輯)探討呂碧城長年遊學歐美探索新知識，遍遊異國風光；〈韓國近代女性吳孝媛的中國體驗與詩作〉(《中國文化研究》第12輯)討論吳孝媛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觀念，決意一生跟隨耶穌，強烈批判朝鮮社會的封建思想；〈中國現代女性詞人沈祖棻的逆境與克服現象〉(《中國語文學誌》第28輯)闡明沈祖棻因父母分居而導致家庭瓦解，母親的缺席給幼少的沈祖棻帶來了情緒上的不安與衝擊，造成了她內向憂鬱的性格；〈中國女性葉嘉瑩的苦難與詩詞創作〉(《中國學研究》第50卷)闡明葉嘉瑩的喪失與孤獨、政治上的逼迫、虐待與自殺衝動，以及慘事與憂鬱症，藉此揭示葉嘉瑩的傷痕與內心世界；〈韓中近代女性作家吳孝媛與呂碧城比較研究〉探討吳孝媛心懷強烈的責任感與英雄意識，從危機中拯救了父親，受到父親的寵愛與肯定(《學術界》第157期)；〈韓國近代女詩人崔松雪堂之研究〉從機能不全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的成人孩子(Adult Children)的角度論崔松雪堂剛出生的時候，父親熱盼男孩的誕生，意外生來却是女孩，父親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她爲了完成父親的心源，決心一生獻身於爲逆賊家門伸冤(《章法論叢》第六輯，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近代女詞人呂碧城的羞恥感〉梳理呂碧城十三歲時因父親病亡而遭受接二連三的苦難等問題(《2012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2012年)。此外有〈朝鮮末期女詩人崔松雪堂的羞恥感〉(《第五屆中國韻文學暨海南詩詞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中國現代女作家丁寧的人生與詞作——以《還軒詞》為例〉(《中國文化研究》第33輯，2016年)探討丁寧的生平和詞壇背景，梳理丁寧與著名詞學家龍榆生和夏承壽交流唱和時所做之詞，並闡明她的詞中所反映出的對近現代和現實的認識。〈臺灣女性學者對黃金川詩的批評〉(《中國語文論叢》84輯，2017年)討論黃金川描寫周邊軟弱的女性，同情她們論示對自身存在的憐憫，中年以後黃金川因心中的愁心與抑鬱而引發肉體上的各種疾病，苦熬漫長歲月，集外詩中抒發有口難言的家庭悲劇與委屈。
4. 《中國文化》第三十八期，頁234。

舊體詩詞作家中，如享譽文壇學界的程千帆與沈祖棻，張伯駒與潘素，陸侃如與馮沅君，徐英與陳家慶，都是學者夫婦；程千帆與沈祖棻是大學教授，患難與共四十餘年，沈祖棻抒寫夫婦離別與苦難的作品不少，筆者及若干學者曾發表過相關研究，<sup>5</sup> 中國大陸亦有沈祖棻研究學會，頗受關注，研究成果也很豐富；張伯駒與潘素是近代有名的文人兼畫家，有待日後學者對他們的詩書畫進行深入研究；陸侃如與馮沅君是大學教授夫婦，留法歸來，對中國詩學批評有所貢獻。徐英與陳家慶是學者夫婦，亦是大學教授，夫婦經歷25年的患難與痛苦。他們的著作與年譜直到2012年才出版，因此韓國、日本以及臺灣學者對徐英與陳家慶還未曾注視，中國大陸學者目前進行初步研究，還有待各界學者深入探討。劉夢芙在〈《澄碧草堂集》前言〉，一方面論述徐英《天風閣詩》的沈雄高逸和憂國愛國，評價他的詩尊唐貶宋、風格雄麗。另一方面闡明陳家慶《碧湘閣詞》的師承關係，從思想品格方面分析其詞具有登臨吊古的興亡之感、呼喚救亡的慷慨悲歌、清高獨潔的品格，認為兼容兩宋與豪婉、聲律在寬嚴之間、詞風有似鹿潭。<sup>6</sup> 學者曾小霞〈湘籍才女陳家慶紀遊詩詞簡論〉也指「其紀遊詩詞之內容特徵大抵有二：一是思念湖湘家園，書寫離情別緒；一是於紀遊中感慨山河破碎，寄託深沈的家國之念。」<sup>7</sup> 本文以徐英和陳家慶夫妻之間的愛情和離別為主題，在陳家慶的《碧湘閣詞》和徐英的《天風閣詞》中甄選涉及夫妻關係的作品，探討二人的結婚、追憶、離別和逆境，詳細分析夫妻之情和離別之愁。

## 二. 徐英與陳家慶夫婦的愛情

據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記載，徐英（1902-1980），字澄宇，生於湖北省漢川縣老宅中。192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哲學系，同時又常去北京大學等名校聽課。<sup>8</sup> 楊啓宇在〈《澄碧草堂集》讀後〉中評徐英「絕句從小杜入手，參以王漁洋、龔定庵。取徑既正，才情又高，加上時代風雲，身世坎坷，自成鬱怒精深，開朗俊健的風格」。<sup>9</sup>

陳家慶（1904-1970）則生於湖南省寧鄉縣故宅，耕讀世家，書香門第。1923年入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受業於名師李審言、劉子庚諸先生。<sup>10</sup> 劉夢芙評《碧湘閣詞》稱「存

---

5. 筆者在〈中國現代女性詞人沈祖棻的逆境與克服現象〉（《中國語文學誌》第28輯，2008年）中闡明南京大屠殺導致程千帆與沈祖棻夫妻新婚離別，1938年她所作的《臨江仙》八首描寫夫婦離別的痛苦與對程千帆的懷念以及抗日精神。其後程千帆遠謫沙洋放牛，沈祖棻扛起經濟重擔，撫養八口家人。她不但要強忍无情的折磨、精神上的屈辱，還要忍受肉體的病痛和夫妻晚年離別之苦。但一切苦難都不能打倒她的堅強意志，還使她的詞作更有深度。

6. 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頁2-27，54-63及70-79。

7. 曾小霞〈湘籍才女陳家慶紀遊詩詞簡論〉，《語文學刊》，2014年第20期，頁33。

8. 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頁295，298。本文於二人行歷，以及二人作品參考此譜及劉氏所編，除特別說明，否則不再出注。

9. 楊啓宇〈澄碧草堂集·讀後〉，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285。

10. 李詳，字審言，是揚州學派後期代表人物，國學大師，工詩文考證。劉毓盤，字子庚，1919年秋，任北京

詞一百六十餘闕，皆為民國期間作品。詞之題材，大致可分為遊覽、感時、寄贈親友及題圖、詠物等幾類，而詞人情感則貫通於各類作品之中」。<sup>11</sup>

1925年徐英由許君武介紹與陳家慶相識。1927年二人在北平結婚，住北平香山旅館度蜜月。徐英在〈丁卯三月碧湘來歸，合盞於頤和園，即席賦此〉載其事：

銀臺金闕彩雲端，縹緲天風下玉鸞。瑤岫望中橫淺黛，瓊樓勝處接高寒。花開連理宜仙苑，燕語雙棲傍綺闌。修到三生雙福慧，百年春好許同看。（《澄碧草堂集》，頁16）

此詩描繪了徐英和陳家慶在頤和園<sup>12</sup>舉行婚禮的場面，夫妻同飲盞中苦酒，象徵兩人今後要同甘共苦，患難與共。徐、陳二人將頤和園看作是有意義的特別場所，在作品中數次提及。徐英描寫在頤和園舉行的盛大的結婚典禮時，行文華麗用詞講究，如銀臺、金闕、彩雲、玉鸞、瑤岫、瓊樓、綺闌等，來修飾天、地、建築，好像目睹了花間詞一樣，呈現視覺效果，且使用風中搖晃的玉鸞襯托出聽覺之美。此詩有一點繼承了歐陽炯〈花間集序〉所謂「鏤玉雕瓊，擬化工而回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sup>13</sup>的傳統。當時最高才子林尹、臺靜農、沈剛伯等都親賀夫婦的婚禮，使得婚禮更為盛大壯觀，徐英對此亦頗感自豪。吳宓有賀婚詩相贈。上引徐英原詩，其中「深情掩映雙清玉，蜜意迴環九曲欄」、「瑤岫望中橫淺黛，瓊樓勝處接高寒」二聯使用對偶，描繪出清秀的山峰及華麗的樓閣，將蘇軾《水調歌頭》「高處不勝寒」的消極而恐懼的氛圍，易為「瓊樓勝處接高寒」，以表達了內心的愉快幸福。「連理」、「燕語雙棲」等象徵夫妻的恩愛和誓言，自信「三生緣定」。其後陳家慶亦有和詩，有句云：「三月春華常在手，百年心事笑憑欄」，<sup>14</sup>可見她對未來無思無慮。

到了1928年，徐英在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任教，講授《國學大綱》及《中國通史》。陳家慶則轉學至南京東南大學，拜吳梅先生門下。<sup>15</sup>

從1933年至1937年徐英與陳家慶均在安徽大學任教。徐英兼任中文系主任，二人在安大為年輕教授夫婦。徐英與陳家慶夫婦結婚的時候，在周圍人的關心和祝福下開始，夫婦互相恩愛，心安理得地期待教授職業的錦繡前程。

可現實並非如此。陳家慶在〈滿江紅·甲戌三月，與澄宇同遊小姑山。冒雨而行，舟泊絕壁下〉云：

---

大學文學院國文系教授，主講詞曲學，著有《詞史》。其餘詳見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頁298。

11. 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頁57。

12. 陳家慶在〈臺城路·頤和園〉（澄波十頃開妝鏡）中描寫慈禧太后自頤和園的佛香閣出巡，以及在華麗雄偉的宮殿裡每年舉行的盛大的典禮時，諷刺了金玉其外的繁華，內裡卻滿是亡國之流民們的淚水與悲哀。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172。

13. 施蛰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31。

14. 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299。

15. 同註14。

雲鬢風鬟，看小姑亭亭幽獨。恰似十洲縹緲，蓬萊遙矚。千尺飛來煙雨碧，一篙撐起春波綠。漸輕舟泊向大江心，山浮玉。絕壁聳，孤峰矗。淮水右，江南曲。嘆海門雄鎮，瓣香長祝。卻憶彭郎曾奪取，含情不語蛾眉蹙。正春風三月我來遊，浣塵俗。(《澄碧草堂集》，頁208)

甲戌是指1934年，雖然對夫婦一起度過的旅遊的描寫似乎愉快且幸福，但由陰沈的兩天，暗示著不明朗的未來。通過夫婦一起度過的旅行，比喻人生的歷程，好像預示了日後迎接他們的艱難的未來。陳家慶由妻子的視線填詞，凸顯女性的敘事手法。陳家慶使用了江西彭澤縣流傳下來的典故，描寫了像仙女般的小姑山的陡峭而雄偉的山勢。詞中形象地展示了小姑山的女性美，兼備婉約和豪放的風格。起筆「雲鬢風鬟，看小姑亭亭幽獨」二句，將小姑山比喻為皺著眉頭不能言語的女性，夫妻乘船在千尺霧雨漲的春水中劃向大江中心，這些景色不由得令人想起巨大的峭壁和記憶中的想像彭郎奪取小姑的傳說，將夫婦遊覽此處看作是脫離世俗的象徵。「絕壁聳，孤峰矗」二句使用對偶，悠然自得地描畫了高聳的懸崖的雄偉、寂寞的山峰、悠悠的淮水、自江邊飄臨的江南小曲。夫妻如活在仙界的之人，在世俗的雨中或者像彭郎一樣的俗世的挫折中，也表明了要堅持自己高尚的意志，下決心要大膽勇於面對不明朗的未來。徐英與陳家慶夫婦在度過新婚期之後，不僅通過旅行和遷徙進行了空間上的移動，而且在意外事件和逆境中屏息著打發時間。他們消磨的那些痛苦的歲月，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時光，而是代表黑暗中的社會和歷史的時間。陳家慶敘述像重陽節或元宵節的記憶之時，反映了思念故鄉、歷史性的事件。陳家慶在〈八聲甘州·重九澄宇宴客海上，即席賦呈同座諸君〉<sup>16</sup>中云：

對西風一霎又重陽，匆匆換流年。正霜華滿眼，雁橫秋水，楓落霜天。誰信關河倦旅，楚客獨潸然。忍說菰鱸美，三徑虛懸。攜酒登臨高閣，共夜遊秉燭，笑語樽前。看靈光魯殿，華髮幾詞仙。喜今宵高吟蓮社，暢雅懷、賡韻且留連。明朝好，有人家處，唱遍屯田。(《澄碧草堂集》，頁208)

陳家慶描繪了光陰似箭歲月流逝中自己漸漸衰老的狀貌。在起筆五句中，陳家慶連續地羅列了表達時間流逝的語彙，如西風、匆匆、流年、霜華、雁、楓等，細緻地表達了對時間的敏感性。陳家慶把徐英比喻為邊疆的楚國之客，內心充滿悲哀和憂愁，沉浸在對家鄉的思念中，吐露遠離家鄉客居異鄉想要隱逸的心情，惋嘆無法歸鄉的現實。過片還描繪了按照重陽節的習俗，登山望遠，臨江舉酒，與諸君和諧交流的丈夫的悠然。陳家慶將親密好友之間的聚會比喻為晉代慧遠等高僧組織的佛教淨土宗最初的結社「蓮社」。陳家慶所說「看靈光魯殿」類似於柳亞子〈六月一日初謁白石老人齊璜於快車胡同賦呈一首時老人年八十有九矣〉「罐廬不作茫夫逝，魯殿靈光白石翁」。<sup>17</sup> 陳家慶像漢代魯恭王所建的靈光殿在戰亂中也獨存一樣，在自己經歷的戰亂時期中，文人們齊聚一堂，預見他們的詩詞創作會廣為流傳。且自期淑世清流，陳徐夫妻與宋代柳永隔代同

16. 按陳家慶的自注，諸君是指陳子言與夏映庵。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英編校：《澄碧草堂集》，頁208。

17.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44。

感，而蒼涼淒慘地吟唱着秋士懷才不遇和別離之苦。陳家慶在〈陌上花·丙子上元前一日，同澄宇登黃鶴樓〉中云：

滔滔萬里，長江東去，幾時流盡？風物依然，歷遍興亡誰信。千年黃鶴今何在，笑指仙人難問。看嵐光入畫，數峰天外，淡凝妝鬢。且憑欄把酒，臨風寄慨，漫論古今豪俊。更上層樓，悵望昔時形勝。盈城簫鼓春如海，佳節上元初近。祇承平舊事，魚龍漫衍，又縈方寸。（《澄碧草堂集》，頁210）

此詞陳家慶寫於1936年元宵節與丈夫徐英登黃鶴樓。陳家慶雖然是女性作家，起筆「滔滔萬里，長江東去」卻帶著氣魄的豪放的風格，使人想起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長江一帶的景致跟以前一樣，可歷史上風雲變幻的事件和王朝的興旺盛敗卻源源不息，描畫了擁有一千多年的、歷經綿長的歲月的風波和黃鶴樓周邊的山峰。但到了上結「看嵐光入畫」三句，把景色的秀美比喻為儀態萬方的女性美，其獨特之處在於描寫細膩，自如來往於婉約和豪放之間，作為女性詞人，超越婉約與豪放之界，嘗試擺脫如「男子作閨音」般傳統的束縛。過片「且憑欄把酒」三句使用集句手法，令人聯想起蘇軾〈水調歌頭〉「把酒問青天」和〈念奴嬌〉「千古風流人物」，描寫她望著黃鶴樓的風景，想起過去歷史上湧現的英雄豪傑，歎息現實和時代。嚴羽《滄浪詩話》曾評價「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sup>18</sup> 陳家慶所說的「更上層樓」正隲括唐代崔顥〈黃鶴樓〉中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當時抗日戰爭的戰火蔓延到處充滿陰謀詭計，世界漸漸陷入黑暗的深淵，羨慕唐代吟詠黃鶴樓的太平盛世，思慮自己生活的混亂，憂患前途不明的國家現實和安危。張炎《詞源》說「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為應時納祜之聲耳……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則覺無歌者」，<sup>19</sup> 陳家慶卻不局限於張炎對節序詞的見解，擴大了節序詞的內涵與詞境，在節序詞上表明了對自己生活的坎坷不平的時代和混亂的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渴求和平的態度。此詞從形式上借用些前人詩詞字句，即使無甚創新，卻反映了陳家慶自己所處的時代和歷史現實，這一點頗具意義。陳家慶在〈慶春澤·移居小龍坎柏樹村，澄宇頗得友朋之樂，叔儻、鷹若、剛伯三君招飲席上，感賦此闕〉寫到：

春暖玉壺，杯傳瑤席，東皇又到吟邊。星聚勝流，題襟都在花前。高情未染緇塵也，問閑愁、可上吟箋？且留連。詩鬢酒懷，未減當年。幽居且卜山村好，便荷衣蕙帶，紉佩蘭荃。空谷年年，足音時復愔然。清言娓娓渾忘倦，喜音徽猶似前賢。恨難躅。煙柳斜陽，目斷晴川。（《澄碧草堂集》，頁211）

陳家慶了解丈夫徐英把跟朋友們交遊酬和看作快樂的源泉，重視與伍叔儻、孫鷹若、沈剛伯一起參與的往來聚會。她表達聚會的珍貴時採用「玉壺、瑤席、東皇、星聚勝流」等詞，跟夫妻婚禮時比較起來，其華麗的修辭語減少了很多，由此可以窺見他們在心情

18.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197。

19. 〔宋〕張炎，夏承燾校注：《詞源》（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頁20。

與經濟上處於貧寒的狀態。陳家慶把文友集社比喻為歷代中國文士的雅集，不只是沉迷於單純的快樂，而在結尾處描寫苦難和荒漠的景色，暗示了夫妻離開俗世而隱遁。他們追求精神上的高尚，忍耐艱難的現實。雖然夫婦的生活條件每況愈下，但仍使用高情、緇塵、荷衣蕙帶、紉佩蘭荃、空谷年年等詞，把自己比喻為屈原，彰顯其道德上的高潔。結尾「煙柳斜陽，目斷晴川」二句，頗似隳括唐代崔顥〈黃鶴樓〉中的「晴川瀝瀝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sup>20</sup> 陳家慶通過雲霧縈繞中的夕陽的形象，委婉地吐露出對自己的迷茫莫測的未來以及對歲月的歎息與惋惜。

《詩經》中有用琴瑟等樂器表達夫婦之間的恩愛之傳統。重視儒家思想的徐英和陳家慶夫婦互相題詩、作為文學上的知己，互相鼓勵。陳家慶又有〈玉樓春·題澄宇雲賞樓詩〉：

勸君莫作驚人句。寥落雅音情更苦。廿年鉛槧獨殷勤，一片高懷誰共語？冷冷天未來風雨。時作龍吟兼鳳翥。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名山無覓處。（《澄碧草堂集》，頁206）

陳家慶囑咐丈夫別追求如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般太過形式化的奇異的字句，而要著重表達情感。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窺看陳家慶從女性的觀點創作詩詞時，重視真實的情感和人品的高潔。我們在這首詩看到妻子陳家慶對丈夫徐英的畫作進行品評，夫婦互相唱和，觀賞俊秀絢麗的山水之景。在下片結句中，陳家慶認為對文章的評價應重在作者是否植入真實心境，而非重於美麗的風景。陳家慶〈點絳脣·題澄宇畫〉云：

半嶺天風，松濤萬壑知多少？山中春早。閣子紗窗曉。數點青峰，一片白雲繞。塵難到。幽人縹緲。小隱林泉好。（《澄碧草堂集》，頁202）

此詩通過天風、松濤、白雲、幽人林泉等的語彙，讓人身臨山水畫的境，烘托了與世隔絕的隱居者的形象。陳家慶描畫了白雲圍繞藍色的山峰的遠離塵世的風景，再現了皈依自然的隱士不為塵世所汙染，對以與山水為友隱居的生活自足的樣子。結尾「幽人縹緲，小隱林泉好」二句中描繪了在自然中享受心情平靜的形貌。徐英〈贈碧湘〉云：「烏絲玉板十三行，短詠新歌最擅場。才調如君誰得似，百年知己屬紅妝」，<sup>21</sup> 此詩是徐英給妻子陳家慶贈答的作品。徐英贊賞妻子的詩才獨一無二，表現出與美麗的妻子知己相伴白頭到老的自豪。徐英〈碧湘以詩餘一卷索題〉又云：

夢窗飲水水雲樓，漱玉疎香詎爾憚。乳燕新歌宮柳細，寒猿夜嘯大江秋。難消塊壘千重恨，乍減苔華一字愁。留取吟魂依嶽麓，他年同向碧山遊。（《澄碧草堂集》，頁17）

在起筆兩句中，列舉了吳文英、納蘭性德、蔣春霖、李清照、姜夔等詞人的名字，且描摹了妻子陳家慶在春日吟詠燕子和柳樹，秋日水邊啼叫的寒猿。「難消塊壘千重恨，乍

20.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130。

21. 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17。

減苕華一字愁」二句所用的對句很工整，追求聲情諧和。徐英想到無法解脫內心的鬱悶和怨恨憤而自盡的王國維，渴望在隱居自然吟詩留下詩文。

### 三. 徐英與陳家慶夫婦的離別

學者胡迎建〈試論民國時期舊體詩的發展軌迹與特徵〉說：「民國時期的舊體詩在困境中生存，因應時代而發展，在新文化運動時扮演了尷尬的角色，卻最終能與新詩並存。此時期反映社會生活的詩作呈現出變風變雅的特點與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傾向；昭示人們的民主意識、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現代精神的張揚」，<sup>22</sup> 對於這一點，筆者認為徐、陳二人也具有時代意義。據年譜載，1958年徐英被遣派至新疆石河子醫專教語文，陳家慶隨行。<sup>23</sup> 1961年徐英與陳家慶得二人以因病南歸。回歸後，無住房、無工作、生活無着。二人進上海文史館為館員，安置住處。1964年徐英以事被牽連入看守所，被監押，兒子徐永江亦被牽連。<sup>24</sup> 陳氏〈少年遊·寄澄宇〉詞云：

峭寒幾日到窗前。呵凍拂吟箋。滿地幹戈，連天風雪，獨客總淒然。思量祇恐歸期誤，多少亂愁牽。脈脈癡情，悠悠離緒，和夢訴君邊。（《澄碧草堂集》，頁175）

上片起句描述陳家慶在與丈夫徐英離別之後情淒意切，借由填詞慰藉自己。她想到因戰事紛飛磨難不斷而遭受苦難的丈夫的困境，描寫了獨自淒慘地以罪人身陷囹圄的丈夫。在下片「脈脈癡情，悠悠離緒」句中，使用了疊字和對偶，吐露出夫妻長久離別之痛。夫妻由於戰亂，萬不得已分離，雖約好日後再相逢，可希望渺茫。從上結到下結，使用獨客、歸期、亂愁、癡情、離緒等詞，表達了內心的離愁萬緒。陳家慶重視與別人的交往，雖然言語間歡愉快意，可是面對與丈夫的離別的現實，回想昔日與丈夫在一起的追憶，她對夫婦一起旅遊的往昔常用華美絢麗的文辭。陳家慶〈高陽台·與舊京諸師友崇效寺賞牡丹，寄澄宇海上〉寫到：

繡陌凝塵，香車碾玉，相攜盡日看花。一段芳情，今年卻訝遲些。嫩紅暈碧嬌如許，便樽前消受繁華。更堪憐，璀璨明妝，春自天家。裁冰詞筆知誰健，看坐兼長少，韻鬥尖叉。試拂吟箋，元與賦筆休誇。三分春色流塵過，憶同遊、人隔天涯。又無端、愁上眉頭，欲報秦嘉。（《澄碧草堂集》，頁198）

陳家慶描寫與師友同往崇效寺，欣賞牡丹的場面。她使用色彩語言描寫牡丹的美麗的同時，借由美酒，安慰丈夫無法相伴同賞牡丹的痛苦，吐露了奈何春光燦爛轉瞬流逝的遺憾。「韻鬥尖叉」一句生動地刻畫了師友爭相寫詩的才華，用險韻來作詩的風景。陳家慶在前半部分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在結尾流露出內心的情感，在整體上歡樂的氛圍

22. 胡迎建〈試論民國時期舊體詩的發展軌迹與特徵〉，《中國韻文學刊》，2014年第2期，頁89。

23. 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英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303。

24. 同上註，頁304。

下，借用秦嘉的典故，暗示自己面對的現實比秦嘉的妻子徐淑更艱苦。陳家慶〈玉樓春·寄澄宇陪都〉中云：

清明過了仍風雨。着意愁春天不許。楚蘭描出最消魂，半折芳馨難寄與。寸心千里渾無緒。醉拍闌干誰共語？江湖寂寞有魚龍，莫向滄波嘆倦旅。（《澄碧草堂集》，頁211）

副題「陪都」，意謂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40年9月6日定重慶為「陪都」至解放軍於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慶的九年多期間，重慶是中國的陪都。此詞是陳家慶寄給漂泊於重慶的丈夫徐英的。陳家慶站在妻子的角度，詞風效閨房女性，筆法與傳統的閨房詞相仿。上片描寫春季清明時節雨紛紛時，陳家慶憂慮與丈夫分離的現實，獨自勾畫着蘭花，還通過描繪失魂落魄而遭曲折的香草的形象，委婉地表現夫妻遭遇人生風雨和考驗飽受挫折和束縛的境況。過片抒寫她眺望千里之路心亂如麻，醉酒憑欄的姿態如宋代豪放詞派蘇東坡的風貌，瀰漫着無知已談心的惋惜之情。下片結句闡釋了寂寞的江邊風景和藍色水波裏漸漸憂鬱疲憊的遊子的想像。徐英在〈旅夜寄內〉二首中云：

紅落燈花夜可憐，分明擁被怕成眠。愁來更遣相思夢，卻到相思未肯圓。

簾底纖纖月一鉤，清輝淡影照離愁。蛾眉宜有涓涓淚，遙隔青天碧海頭。

（《澄碧草堂集》，頁20）

第一首描寫了遠離妻子的徐英獨自忍受漫漫長夜的憂鬱和不眠，抒寫徐英吐露了思念妻子無法相見的痛苦鋪天蓋地湧上心頭。在第二首中，徐英多用虛詞和白話，還用了像「纖纖」、「涓涓」一樣的疊字，如同漢代樂府詩的敘事，體現出韻律美，對比月亮和眼淚，來表達出離別的痛苦。結尾處，通過天與海之交界處，想像了長期分離的妻子淒慘的情景。徐英〈中央公園步月，卻寄碧湘〉云：

不勝清怨不勝寒，不奈離情意萬端。今夜月明無限好，看人雙倚玉蘭干。

（《澄碧草堂集》，頁42）

徐英在與相愛的妻子陳家慶離別的悲慘現實之中，在前半部表達了內心無法壓抑的感情，在後半部將眼前的景色看作是引發悲情的緣由。他通過明亮的月光的形象，訴說自己無可奈何的暮氣，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他人成雙入對，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悲觀，從男性的角度吐露了內心極度的怨恨和孤獨。徐英三次使用如「不」的否定副詞，坦率地傾訴了20年間自己受到的冤枉和家庭解體的痛苦。在結句「看」這個動詞是通過幸福的戀人反襯他的孤獨，也是在想像中懷念他和遠方的妻子。這首詩，起筆和結尾呼應，自情開始，以景作結，在序文使用「卻」字流露出在皎潔的月光下複雜的內心情感。夫婦雖然在世間受過委屈，歷經苦難和逆境，雖已年邁，卻像屈原一樣努力保持不妥協於世的節操。徐英〈夢中題家宴示碧湘〉中云：

偶緣辭藻成夫婦，貧賤相將百事難。世業清如風過水，文心高與古為歡。乘時我亦蘇和仲，曠代君猶李易安。笑酌全家同一醉，後凋松柏最能寒。（《澄碧草堂

集》，頁103)

徐英和陳家慶自創作詩詞的夫婦開始，雖然經濟上處於貧窮的狀態，他們的文字和道德卻追求高尚，丈夫的文字與蘇軾比肩，妻子的文章被比喻為李清照，夫婦的道德性隱喻為松柏，即便在痛苦的現實之中，仍秉持志向高潔。在三、四句與五、六句中，使用對偶，在精神上重視高潔的人品，顯示了想要克服艱難的現實的意志。徐英暢想家宴，描繪了家人重逢歡欣喜悅的場面，最後一句，下決心經受任何磨難都要像松柏之節矢志不渝。徐英〈生涯〉中云：

生涯甘澆落，意計忽參差。楚怨秋何極，吳霜老更滋。傳來滄海夢，呵壁晚江詞。未信芬芳歇，斯文儻在茲。(《澄碧草堂集》，頁104)

年譜載1964年徐英被判刑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sup>25</sup> 徐英回想過去二十年間逐漸墜入痛苦的地獄，喪失一切，在憂鬱沈悶的情況下，面對自己夢想的人生的意志和計劃完全支離破碎的現實，抱着懷才不遇的怨憤，勉強混日。「楚怨秋何極，吳霜老更滋。傳來滄海夢，呵壁晚江詞」，此對句在前部分表達了作為隱居者生活時，從內心湧出的怨恨和感慨無可奈何地逝去的歲月的無情。在後半部通過對廣闊、荒涼的景色的描寫，寄托懷才不遇，顛沛流離的心情。滄海之上夕陽垂暮，江水悠悠，質問上天自己為何要遭受這些苦難。結句描寫徐英堅守自己追求的儒家理想，期待自己在逆境中寫下的文章中的德行會永遠流芳百世。徐英和陳家慶在四十年間歷經苦難和逆境，在荒涼的邊疆過著顛沛流離，從俗世的惡勢力感受到極大苦痛。例如徐英〈碧湘來歸四十年矣〉說：

一從梁廡協初緣，歷盡艱危四十年。江海飄零關塞惡，琴書寥若墓廬偏。虎狼強與謀交誼，猿鶴直疑接後先。儻有清光留晚照，幸陪老眼閱桑田。(《澄碧草堂集》，頁104)

1970年8月陳家慶血壓驟昇倒地，其時只有永明一人趕到，急送醫院搶救，已不治。當月去世。<sup>26</sup> 1979年徐英從農場獲釋，出其在農場所作詩稿，名曰《楚奏》，自號秦餘子。是年年底，臥病於上海醫院中。1980年元旦過後三日，徐英逝世。1981年春，國家榮譽主席宋慶齡先生重病中親自為陳家慶平反。家屬獲安葬費，將徐英與陳家慶骨灰合葬於姑蘇鳳凰山麓。<sup>27</sup> 劉夢芙評徐英「在整整三十年中，徐先生的詩作大部分已毀於浩劫，經其子女搜集，僅一百二十餘首。較之民國期間作品，由於環境禁錮，詩中直接反映時事的很少，但詩人經儒學陶冶而成的風骨始終未曾改變；盡管遭遇苛酷，詩之情調絕不衰瘋消沉。」<sup>28</sup> 徐英回顧了和陳家慶作為夫妻結緣後四十年間經歷過無數艱難危機和痛苦歲月的事情，且描繪了自己成為遊子在邊疆到處漂泊流浪淒慘度日，往昔與妻寫

25. 徐永端〈先父徐澄宇先生先母陳家慶夫人年譜簡編〉，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安徽：黃山書社，2012年），頁305。

26. 同註25。

27. 同註25，頁306。

28. 劉夢芙〈《澄碧草堂集》前言〉，載徐英、陳家慶著，劉夢芙編校：《澄碧草堂集》，頁20-21。

詩弄琴的時節的痕迹已然消失，在如墳墓般的茅屋孤獨生活的景象。關於跟折磨過自己的那些冷酷的人們還得虛偽往來的事情，徐英直言不諱地表示反感。徐英表達了對塵世輾轉變換間，終會迎來清平世界的期盼，流露出即便成爲白髮老人，也要迫切看到變化世界的迫切的願望。

#### 四. 結語

徐英與陳家慶作為共同歷經患難的夫婦，通過彼此的書信往來，唱和詩詞創作。夫妻創作詩、詞、畫之類的藝術作品，顯示出互為知己的親密感，記下了他們的回憶與生活點滴。徐英極盡華麗地描寫了1924年與妻子陳家慶舉行婚禮的場面，渴望與妻子百年知己幸福生活。陳家慶用詞來表現與徐英冒雨同遊小姑山之事、重陽節與夫齊聚海上宴會共享快樂時光、元宵節與丈夫一起遊歷黃鶴樓的追憶。她生動地描繪了丈夫與友飲酒作詩的場面，頻用了集句的形式，用以炫示自己平日之博讀強記。陳家慶叮嚀身處邊疆的丈夫可借詩慰藉心中的怨恨和鬱憤，她與其爲了躲避別人的視線沒有直接寫詞寄給丈夫，而是在爲別人寫的詞裏面委婉地表達對丈夫的想念。她對丈夫含冤負罪的處境感到痛苦，希望能在夢中邂逅相逢。因與妻漫長的別離，邊疆作爲罪人生活，徐英無法擺脫內心的鬱憤和怨恨，深感痛苦，他歷經二十餘載的逆境仍保持正直清高精神和節操，時時期待著全家重逢。徐英和陳家慶雖於1981年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死於新時代的來臨之前，憾其未能對大學和社會發揮其影響力，繼承他們學術上的業績和詩詞創作的弟子們闐然無聲，以致徐英和陳家慶的作品所受到的關注較少，研究他們的學者寥寥無幾，未得到公允的評價。期待此篇論文能成爲日後海內外各界學者們研究徐英與陳家慶的拋磚引玉之作。 □